

第二編上 中古哲學史（兩漢）

第一章 漢代哲學總論

秦雖滅學燔書。而當時故有博士。漢興秦博士猶有存者。陳涉之王也。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歸之。孔甲爲陳涉博士。與俱敗死。太史公曰。陳涉起匹夫。毆瓦合適戍。旬月以王楚。不滿半歲竟滅亡。其事至微淺。然而縉紳先生之徒。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。以秦焚其業。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。孔甲一名鮒。魏相子順之子。字曰子魚。秦并天下。召鮒爲文通君。拜少傅。李斯議燔書。鮒乃亡去隱嵩山中。至是歸陳涉。今傳孔叢子。署名鮒撰。多記孔氏遺事。亦明儒術。或云後人所依託也。故不述焉。漢王旣卽帝位。叔孫通亦秦博士。爲漢制禮儀。封爲稷嗣君。張蒼亦秦博士。定律令。民間修博士遺業者多存。及惠帝四年。始除挾書之禁。接以呂氏之亂。未皇庠序。儒林傳曰。孝惠高后時。公卿皆武力功臣。孝文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不任儒。竇太后又好黃老術。故諸博士具官待問。未有進者。及武帝始立五經博士。自是以來。易有施讎。孟喜。梁邱賀。京房之學。書有伏生。歐陽生。大夏侯。小夏侯之學。詩有魯齊韓三家之學。河間獻王。又立毛詩博士。禮有高堂生。戴德。戴聖。及慶普之學。春秋有胡毋生。董仲舒。嚴彭祖。顏安樂之學。故漢世經術大盛。諸家立博士。有在武帝後。然黜異學。崇儒術。實由武帝啟之也。先是董仲舒對策曰。春秋大一統者。天地之常經。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

異道。人異論。百家殊方。指意不同。是以上亡以持一統。法制數變。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。孔子之術者。皆絕其道。勿使並進。邪辟之說息。然後統紀可一。而法度可明。民知所從矣。又曰。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。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養士之大者。莫大乎大學。大學者。賢士之所關也。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國之衆。對亡應書者。是王道往往而絕也。臣願陛下興大學。置明師。以養天下之士。數考問以盡其材。則英俊宜可得矣。武帝蓋覽仲舒之策。始黜百家。諸子之學。設大學。置五經博士弟子員。舉茂才孝廉。命之以職。而後公卿大夫。彬彬多文學之士矣。

兩漢經術最盛。傳學受業。各有專家。儒林傳述之詳矣。然至東京以後。又有今學古學之分。言今學者。絀古學。言古學者。絀今學。先時西京時。賈誼、孔安國、河間獻王。並好古學。於是有左氏春秋、古文尚書、毛詩之傳。周官最晚出。劉歆治左氏春秋。兼好周官經。以古學銜於新室。桓譚、杜林。轉相研考。賈逵父徽。受學劉歆。古學遂行。許叔重通五經。出賈侍中。博稽通人。作說文解字。則訓詁之書。集其大成。實古學派之緒也。馬融、鄭玄。始亦爲古學。鄭君乃雜用今古文。而今古學又混矣。

陰陽纖緯之學。亦漢世最盛。蓋緯書自周以來有之。隋經籍志曰。河圖九篇。洛書六篇。云自黃帝至周文王。所受本文。又三十篇。云九聖之所增演。又七經緯三十六篇。並云孔氏所作。

合爲八十一篇。歷世諸儒多辨其僞。然史記秦本紀。盧生入海還。奏錄圖書曰。亡秦者胡也。則由來已久。荀悅以爲終張之徒。有所增益。哀平之際尤盛。光武未起。而圖讖已傳。劉秀作天子之語。故光武卽位。特信好之。凡有大事。恆欲用讖決焉。大儒如賈逵鄭玄。並多以緯書釋經。亦風氣使然也。漢儒每言陰陽災異。亦傳會經術。如董仲舒。眭孟。夏侯勝。京房。翼奉。劉向。谷永。皆其著者。蓋哲學之政治系統。雖至秦而廢。然學者猶侈言天人感應之符。以災變爲人事之應。人君信之。至常以日蝕等變。罷免宰相大臣。亦一種神秘哲學之影響矣。周末百家爭鳴。至於漢初。其傳未盡絕也。而黃老申韓諸家。尤爲一時所尙。蓋經秦之暴政。接以楚漢之戰。人民憔悴流離。思得休養安息。故蓋公教曹參以清靜治國家。而百姓謳之。張良亦好道家。欲從赤松子游。陳平傳稱其好讀書。修黃帝老子術。而竇太后亦好黃老。汲黯修黃老術。治民主清靜。故太史談敍六家。以道家爲首。至於刑名雜學。則龜錯嘗學申商刑名。韓安國受韓子雜說。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。要至武帝以後。儒術始獨盛。而百家之學微矣。及後漢明帝之際。佛教又入中國。使蔡愔於大月氏國求佛經。並得攝摩騰竺法蘭二僧以歸。於洛陽建白馬寺。繙譯四十二章經等。是爲佛教入中國之始。其後踵譯。至漢末已有佛經三百餘部。然大抵小乘教也。縉紳之徒。漸有信者。牟融爲作理惑論。自是以還。儒道釋並行域中。號爲三教矣。

第二章 陸賈

漢書以酈食其、陸賈、朱建、劉敬、叔孫通列傳合在一篇。酈生固自命儒。叔孫通不著書。朱建平原老七篇。劉敬書三篇。陸賈二十三篇。並列在藝文志儒家。蓋漢高創業。其佐多刀筆之吏。惟此數子服膺儒業而已。今僅陸賈新語尙傳。賈楚人以客從高祖。時時進說詩書。高祖罵曰。乃公馬上得天下。安事詩書。賈曰。馬上得之。寧可馬上治之乎。且湯武逆取而順守。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高祖因命賈著書言秦所以失天下。及古今成敗。每奏一篇。帝未嘗不稱善。稱其書曰新語。新語道基篇論宇宙所以由成。因及政治道德建立之本。曰。天生萬物。以地養之。聖人成之。功德參合。而道術生焉。故曰。張日月。列星辰。序四時。調陰陽。布氣治性。次置五行。春生夏長。秋收冬藏。陽生雷電。陰成雪霜。養育羣生。一茂一亡。潤之以風雨。曝之以日光。溫之以節氣。降之以殞霜。位之以衆星。制之以斗衡。包之以六合。羅之以紀綱。改之以災變。告之以禎祥。此下乃敘文物制度所起。並明天人一貫之符也。其言倫理之德。亦主仁義。故又曰。百姓以德附。骨肉以仁親。夫婦以義合。朋友以義信。君臣以義序。百官以義承。曾閔以仁成大孝。伯姬以義建至貞。守國者以仁堅固。佐君者以義不頌。君以仁治。臣以義平。此其宗尙儒術之略也。

論衡評古之論性者數家。而陸賈亦與焉。賈蓋似取孟子之道性善者也。論衡載之曰。陸賈

曰。天地生人也。以禮義之性。人能察己所受命則順。順之謂道。此言人所受於天之性雖善。又在己察而順之。乃成其善耳。此已小異孟子之旨。而言天賦人以善性則同也。王充以爲陸賈知人禮義爲性。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。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。性惡者雖能察之。猶背畔禮義。義挹於善。不能爲也。故貪者能言廉。亂者能言治。盜跖非人之竊也。莊騫刺人之濫也。明能察己。口能論賢。性惡不爲。何益於善。陸賈之言。未能得實。充之言。性本世頑。故與賈不同。漢初最先以儒術著書議論。當推賈矣。

第三章 賈誼

賈誼嘗從張蒼受左氏春秋。蒼故秦博士也。誼雒陽人。年十八。以能誦詩書屬文。稱於郡中。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。召置門下。文帝初立。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第一。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。徵以爲廷尉。廷尉乃言誼年少。頗通諸家之書。文帝召以爲博士。是時賈生年二十餘。最爲少。每詔令議下。諸老先生未能言。賈生盡爲之對。人人各如其意所出。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爲能。文帝說之一歲之中。超遷至大中大夫。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。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。廼毀誼曰。雒陽之人。年少初學。專欲擅權。紛亂諸事。於是文帝亦疎之。不用其議。以爲長沙王太傅。久之。文帝復徵賈生入見。因感問鬼神之事。至夜半。文帝前席。旣罷。曰。吾久不見賈生。自以爲過之。今不及也。然終莫能用。拜爲梁懷王太傅。後懷王墮

馬死。賈生自傷爲傳無狀。歲餘亦死。年三十三。先是賈生以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。當改正朔。易服色。制法度。定官名。興禮樂。乃草具其事。諸律所更定。及列侯就國。其說皆自賈生發之。漢書載其陳政事疏。及今所傳新書。頗具其條理。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。太史公引賈生過秦論。卽在今新書首篇。過秦論推秦所以亡。由不用仁義。亦由儒者之道以論之也。新書五十六篇。視漢志所錄少二篇。陳振孫謂其非誼本意。隋志賈子十卷。錄一卷。舊唐書賈子九卷。新唐書始作賈誼新書。亦十卷。然其中卽不無後人附益之語。至其精處。殆非可僞爲也。誼所言治安之策。具在漢書。今不復論。但論其關於哲學倫理者。

一、道德說 莊周已言道術。而未論道與術之別。賈子道術篇曰。問曰。數聞道之名矣。而未知其實也。請問道者何謂也。對曰。道者所從接物也。其本者謂之虛。其末者謂之術。虛者言其精微也。平素而無設施也。術也者。所從制物也。動靜之數也。凡此皆道也。又六術曰。德有六理。何謂六理。道德性神明命。此六者。德之理也。六理無不生也。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。是以陰陽天地人。盡以六理爲內度。內度成業。故謂之六法。六法藏內。變流而內外。遂六術。故謂之六行。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。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。行和則樂。與樂則六。此之謂六行。陰陽天地之動也。不失六行。故能合六法。人謹修六行。則亦可以合六法矣。然而人雖有六行。微細難識。唯先王能審之。凡人弗能自至。是故必待先

王之教。乃知所從事。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。因人所有。以之爲訓。道人之情。以之爲眞。是故內法六法。外體六行。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。以爲大義。謂之六藝。令人緣之以自修。修成則得六行矣。蓋道是總名。若兼其體用。則道是體。道之用是術。體在內。用在外也。體用對舉。則體是道。用是德。道在內。德在外也。德之六理。卽是一道所生。故六理首道。謂之曰理。仍是在內。由六理而爲六法。由六法而外遂爲六術。六術卽六行。六行之教在六藝。猶子思性道教合一之旨也。

二、性說 性爲六理之一。六理首道德而次之以性。又次之以神明。命其論性曰。性者道德造物。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。氣明其潤益厚矣。濁而膠相連。在物之中。爲物莫生。氣皆集焉。故謂之性。性神氣之所會也。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。與外物之感相應。故曰潤厚而膠。謂之性。性生氣通之以曉。道德說蓋性者神氣初會而未感之名。及其已感。則純是氣。善惡分矣。劉向荀悅以形神感應論性。實本於此。故賈子論性。近於性三品說。連語曰。有上主者。有中主者。有下主者。上主者可引而上。不可引而下。下主者可以引而下。不可引而上。中主者可引而上。可引而下。此卽上智下愚不移之說。中人可以語上之義矣。

三、容經 古者以禮儀並稱。儀容所以行禮。蓋修身之要也。周禮保氏掌教六儀。一曰祭祀之容。二曰賓客之容。三曰朝廷之容。四曰喪紀之容。五曰軍旅之容。六曰車馬之容。賈子書

有容經。或古禮之遺說而賈生述之與。容經曰。志有四興。朝廷之志。淵然清以嚴。祭祀之志。諭然思以和。軍旅之志。怫然愠然精以厲。喪紀之志。漻然漻然憂以愀。四志形中。四色發外。維如志。色之經也。容有四起。朝廷之容。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。祭祀之容。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。軍旅之容。漻然肅然固以猛。喪紀之容。恻然懔然若不還。容經也。視有四則。朝廷之視。端流平衡。祭祀之視。視如有將。軍旅之視。固植虎張。喪紀之視。不流垂綱。視經也。言有四術。言敬以固。朝廷之言也。文言有序。祭祀之言也。屏風折聲。軍旅之言也。言若不足。喪紀之言也。言經也。蓋以色容視言爲四經。而志爲之主。於是乎有立容。曰經立。曰共立。曰肅立。曰卑立。有坐容。曰經坐。曰共坐。曰肅坐。曰卑坐。又有行容。趨容。跽施之容。跪容。拜容。伏容。坐車之容。立車之容。兵車之容。且中之曰。若夫立而跛。坐而踠。體怠懈志。驕傲趨視。數顧。容色不比。動靜不以度。妄咳唾。疾言嗟氣不順。皆禁也。漢興有徐生善爲容。殆卽此類與。

第四章 董仲舒

董仲舒。廣川人。景帝時已爲博士。武帝元光元年。以賢良對策。天子異焉。至於三冊之。以爲江都相。復相膠西王。及去位歸居。終不問家人產業。修學著書爲事。以壽終於家。仲舒言治國。每本春秋災異之變。而推陰陽之所以錯行。故有求雨閉諸陽。縱諸陰。其止雨反是。後以言災異罪當死。帝詔赦之。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。仲舒在家。朝廷如有大議。使使者及廷尉

張湯就其家問之。其對皆有明法。自武帝初立。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對策。推明孔氏。抑黜百家。立學校之官。州郡舉茂材孝廉。皆自仲舒發之。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。雖伊呂無以加。管晏之屬。伯者之佐。殆不及也。史稱仲舒所著。皆明經術之意。及上疏條教。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說春秋事得失。聞舉玉杯。蕃露清明。竹林之屬。復數十篇。即今所傳春秋繁露十餘萬言。仲舒與公孫弘同治公羊春秋。而弘不逮仲舒云。仲舒學說。據在繁露者考之。

(一) 天人合一觀

董子之學。以天爲之本。以春秋爲之證。其言天極詳密。賢良對策有曰。道之大原出於天。此語雖簡。而與中庸首章所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修道之謂教者同意。故董子以一切政治道德。無不本於天者。天爲吉凶賞罰之主。凡人之行動云爲。咸當循天之法則。故天爲人之祖父。其言曰。人之人本於天。天亦人之曾祖父也。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。人之形體。化天數而成。人之血氣。化天志而仁。人之德行。化天理而義。人之好惡。化天之暖清。人之喜怒。化天之寒暑。人之受命。化天之四時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。春秋冬夏之類也。喜春之答也。怒秋之答也。樂夏之答也。哀冬之答也。天之副在乎人。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。爲人此以天不啻人之父母。故人之性情。自天而分也。又綜天地人論之曰。天德施。地德化。人德義。天氣上。地氣下。人氣在其間。春生夏長。百物以興。秋殺冬收。百物以藏。故莫精於氣。莫富於地。莫

神於天。天地之精。所以生物者。莫貴於人。人受命乎天也。故超然有以倚。物疾疾莫能爲仁義。唯人獨能爲仁義。物疾疾莫能偶天地。唯人獨能偶天地。人有三百六十節。偶天之數也。形體骨肉。偶地之厚也。上有耳目聰明。日月之象也。體有空竅理脈。川谷之象也。心有哀樂喜怒。神氣之類也。觀人之體。抑何高物之甚。而類於天也。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之生活耳。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。是故凡物之形。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。人獨題直立端尙正。正當之是。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。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。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。是故人之身首^髮而員。^{髮音分}象天容也。髮象星辰也。耳目^{填起貌}辰辰象日月也。鼻口呼吸象風氣也。胸中達知象神明也。腹胸實虛象百物也。百物最近地。故要以下地也。天地之象以要爲帶。精神尊嚴。明天類之狀也。頸而下者。豐厚卑辱。土壤之比也。足布而方。地形之象也。是故禮帶置紳。必直其頸。以別心也。帶而上者。盡爲陽。帶而下者。盡爲陰。各有其分。陽天氣也。陰地氣也。故陰陽之動。使人足病喉痺。起則地氣上爲雲雨。而象亦應之也。天地之符。陰陽之副。常於身。身猶天也。數與之相參。故命與之相連也。天以終歲之數。成人之身。故小節三百六十。副日數也。大節十二分。副月數也。內有五藏。副五行數也。外有四肢。副四時數也。乍視乍瞑。副晝夜也。乍剛乍柔。副冬夏也。乍哀乍樂。副陰陽也。心有計度。副度數也。行有倫理。副天地也。^{人副}此由其天人合一觀。而組織精密之人類學者矣。

於是乃以此天入合一之義。推之政治。以爲王者設官。亦當象天。其言曰。王者制官。三公九卿。二十七大夫。八十一元士。凡百二十人。而列臣備矣。吾聞聖王所取儀法。天之大經。三起而成。四轉而終。官制亦然者。此其儀與。三人而爲一選。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。四選而止。儀於四時而終也。三公者。王之所以自持也。天以三成之。王以三自持。立成數以爲植。而四重之。其可以無失矣。備天數以參事治。謹於道之意也。此百二十臣者。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。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。三公自參以九卿。九卿自參以三大夫。三大夫自參以三士。三人爲選者。四重。自三之道。以治天下。若天之四重。自三之時。以終始歲也。一陽而三春。非自三之時與。而天四重之。其數同矣。天有四時。時三月。王有四選。選三臣。是故有孟有仲有季。一時之情也。有上有下有中。一選之情也。三臣而爲一選。四選而止。人情盡矣。人之材固有四選。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。聖人爲一選。君子爲一選。善人爲一選。正人爲一選。由此而下者。不足選也。是故天選四堤十二。而人變盡矣。盡人之變合之天。唯聖人者能之。所以立王事也。何謂天之大經。三起而成日。三日而成規。三旬而成月。三月而成時。三時而成功。寒暑與和。三而成物。日月與星。三而成光。天地與人。三而成德。由此觀之。三而一成。天之大經也。以此爲天制。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。官三人而成一選。三公爲一選。三卿爲一選。三大夫爲一選。三士爲一選。凡四選。三臣應天之制。凡四時之三月也。是故其以三爲選。取諸天之經。

其以四爲制。取諸天之時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。取諸歲之度。其至十條而止。取之天之端。何謂天之端。曰天有十端。十端而止已。天爲一端。地爲一端。陰爲一端。陽爲一端。火爲一端。金爲一端。木爲一端。水爲一端。土爲一端。人爲一端。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。天數畢於十。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。率每條一端。以十二時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。十者天之數也。十二者歲之度也。用歲之度。條天之數。十二而天數畢。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。條十端。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。皆合於天。其率三臣而成一愼。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愼。以持二十七大夫。二十七大夫爲九愼。以持九卿。九卿爲三愼。以持三公。三公爲一愼。以持天子。天子積四十愼以爲四選。選一愼三臣。皆天數也。是故以四選率之。則選三十人。三四十。二百二十人。亦天數也。以十端四選。十端積四十愼。愼三臣。三四十。二百二十人。亦天數也。以三公之勞率之。則公四十人。三四十二。二百二十人。亦天數也。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。選而賓之爲十二長。所以名之雖多。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。然而分別率之。皆有所合。無不中天數者也。官制象天此以其天人合一觀而組織政府者也。

然天地之道分爲陰陽。散爲五行。董子復廣說陰陽五行以統萬事。故曰天地之常。一陰一陽。陽者天之德也。陰者天之刑也。陰陽義又以陰陽相反。凡政治倫理。皆當扶陽抑陰。卽尊德卑刑以順天道。故曰天之常道。相反之物也。不得兩起。故謂之一。一而不二者。天之行也。陰

與陽相反之物也。故或出或入。或右或左。春俱南。秋俱北。夏交於前。冬交於後。並行而不同路。交會而各代理。此其文與。天之道有一出一入。一休一伏。其度一也。然而不同意。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。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。陽之休也。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。陰之伏也。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。天之任陽不任陰。好德不好刑如是。故陽出而前。陰出而後。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。無天道又曰。陰陽理人之法也。陰刑氣也。陽德氣也。陰始於秋。陽始於春。春之爲言猶僭僭也。秋之爲言猶湫湫也。僭僭者喜樂之貌也。湫湫者憂悲之狀也。是故春喜夏樂。秋憂冬悲。悲死而樂生。以夏養春。以冬喪秋。大人之志也。是故先愛而後嚴。樂生而哀終。天之當也。而人資諸天。大德而小刑也。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。遠天之所遠。大天之所大。小天之所小。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。務德而不務刑。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。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。爲政而任刑。謂之逆天。非王道也。陽尊陰卑又推陽尊陰卑之義。用於倫理。則貴義賤利。故曰。天之生人也。使人生義與利。利以養其體。義以養其心。心不得義不能樂。體不得利不能安。義者心之養也。利者體之養也。體莫貴於心。故養莫重於義。又曰。夫人有義者。雖貧能自樂也。而大無義者。雖富莫能自存。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。大於利而厚於財也。民不能知而常反之。皆忘義而殉利。去理而走邪。以賊其身而禍其家。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。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。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。故民不陷。詩云。示我顯德行。此之謂也。先王

顯德以示民。民樂而歌之以爲詩。說而化之以爲俗。故不令而自行。不禁而自止。從上之意。不待使之。若自然矣。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。非有它也。其見義大故能動。動故能化。化故能大行。大行故法不犯。法不犯故刑不用。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。此大治之道也。身之養重於義蓋由明義以措刑。卽尊德卑刑之義。皆由天道陰陽之行以推之矣。

又論五行曰。天有五行。木火土金水是也。木生火。火生土。土生金。金生水。水爲冬。金爲秋。土爲季。夏火爲夏。木爲春。春主生。夏主長。季夏主養。秋主收。冬主藏。藏冬之所成也。是故父之所生。其子長之。父之所長。其子養之。父之所養。其子成之。諸父所爲。其子皆奉承而德行之。不敢不致。如父之意。盡爲人之道也。又曰。土者火之子也。五行莫貴於土。土之於四時。無所命者。不與火分功名。木名春。火名夏。金名秋。水名冬。忠臣之義。孝子之行。取之土。土者五行最貴者也。其義不可以加矣。並五行對又曰。天地之氣。合而爲一。分爲陰陽。判爲四時。列爲五行。行者行也。其行不同。故謂之五行。東方者木。農之本。司農尙仁。南方者火也。本朝司馬尙智。中央者土。君官也。司營尙信。西方者金。大理司徒也。司徒尙義。北方者水。執法司寇也。司寇尙禮。五行相生董子始以仁義禮智信配五行爲五常。其對賢良策曰。仁義禮智信。五常之道也。洪範五行本配貌言視聽思五事。董子又以配五常之德。其通於人事。益周洽矣。繁露中明陰陽者最多。皆以徵天人合一之道也。

(二) 性說

董子論性。亦本其天地陰陽之大法言之。蓋天道不可謂之有陰而無陽。亦不可謂之有陽而無陰。則偏言性善性惡者皆非也。故折衷孟荀二家以言性。董子性論。有謂其近於性善論者。有謂其近於性惡論者。劉向謂仲舒作書美荀卿要之董子本意。實在折衷二家。而論其所失耳。故曰。今世闇於性。言之者不同。胡不試反性之名。性之名非生與。如其生之自然之資。謂之性。性者質也。詰性之質。於善之名。能中之與。既不能中矣。而尚謂之質善何哉。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。則非性已。不可不察也。深察名號又曰。性比於禾。善比於米。米出禾中。而禾未可全爲米也。善出性中。而性未可全爲善也。上同於是謂人之氣質。兼含善惡。如天有陰陽。待教而後善。其言曰。性衆惡於內。弗使得發於外者。心也。故心爲名性也。人之受氣。苟無惡者。心何性哉。吾以心之名。得人之誠。人之誠有貪有仁。仁貪之氣。兩在於身。身之名取諸天。天兩有陰陽之施。身亦兩有貪仁之性。天有陰陽禁。身有情欲性。與天道一也。是以陰之行不得於春夏。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。乍全乍傷。天之禁陰如此。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。以應天。天所禁而身禁之。故曰身猶天也。禁天所禁。非禁天也。必如天性不乘於教。終不能性。察實以爲名。無教之時。性何遽若是。上同又曰。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。非在天所爲之內也。天之所爲。有所止而止。止之內謂之天性。止之外謂之人事。事在性外。而性不得成德。民之

號取之瞑也。使性而已善。則何故以瞑爲號。以實言者。弗扶將則顛陷猖狂。安能善。性有似目。目臥幽而瞑。待覺而後見。當其未覺。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。今萬民之性。有其質而未覺。譬如瞑者待覺。教之而後善。當其未覺。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。與目之瞑而覺。一概之比也。同上又曰。身之有性情也。若天之有陰陽也。言人之質而無其情。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。窮論者無時受也。名性不以上。不以下。以其中名之。性如繭如卵。卵待覆而爲雛。繭待繅而爲絲。性待教而爲善。此之謂真天。天生民性。有善質而未能善。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。此天意也。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。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。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。爲任者也。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。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。萬民之性苟已善。則王者受命。尙何任也。同上總之董子以人性必待教化乃善。秉教化之任者。爲之成善抑惡。與前尊陽卑陰。貴義賤利之說相通也。

董子乃評孟子論性曰。或曰性也善。或曰性未善。則所善者各異意也。性有善端。動之愛父母。善於禽獸。則謂之善。此孟子之善。循三綱五紀。通八端之理。忠信爲博愛。敦厚而好禮。乃可謂善。此聖人之善也。是故孔子曰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。得見有常者斯可矣。由是觀之。聖人之所爲善。未易當也。非善於禽獸。則謂之善也。深察名號又曰。質於禽獸之性。則萬民之性善矣。質於人道之善。則民性弗及也。萬民之性。善於禽獸者許之。聖人之所謂善者。勿許。吾質